

弘道錄卷之十二



弘道錄

府四

義

君臣之義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府四

一

錄曰中之一字自堯始發迺道統之淵源也蓋君臣之義匪但尊卑相屬名分相臨而已天之所不能清地之所不能寧鬼神所不能信日月所不能明莫匪賴之故必有參乎三極之道以作配乾坤而通貫會

同充塞洋溢乎其間然非私智穿鑿而為之也自吾決之乎性善而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理迺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惟至聖斯允執之如天運於上而天之曆數無能外矣苟無是則與天地之廣兆民之衆漠然不相干攝安保四海之不困窮天祿之不永終此其提綱挈領繼天立極而開萬古君臣第一義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錄曰此中之一義折之愈精而不亂探之
愈深而不窮求之愈親而不費參之愈約
而不繁者與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
復益之以三言者非有所加也未至於欽
明文思與濬哲文明未免天理人欲混為

一塗相去之間所爭毫末而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此其憂道之主用功之切後世明
君賢臣所當熟察也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錄曰此陳謨第一言舜禹身有之故言之

親切而有味也舜自側微至於徵庸歷試
至於居攝歸格至於陟方其間若七政之
齊百揆之總九官之命四凶之誅何自而
易易乎至禹尤有甚焉水土之勤痛於匪
父朕眡之勞成於弗子八年之勩鰥於靡
室四乘之苦甚於匪躬苟以易心乘之何
救於覆轍耶是故旨酒之惡慾克也分陰
之惜時克也聲律身度巴克也左繩右矩
治克也一饋十起勤克也一沐三握慎克
也自勞心焦思以至於吾無間然者何莫

非難事耶嗚呼艱則治不艱則亂艱則安
不艱則危他日夫子吃緊而言曰一言興
邦一言喪邦吁可不慮哉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錄曰臯陶之意盡其愈勤而愈密耶未克
艱者心也而所以盡之其萬幾乎今夫天
一晝夜之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其日月之旋轉星辰之運動陰陽之
交錯五行之聚散何啻其萬分耶猶之於

君也一日二日之間由寢興灑掃以至車馬戎兵由常伯褻御以至夷狄蠻貊其朝廷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天下之盛衰何啻其萬殊耶然皆係于一念心思之微動於善則無有不善而萬緒皆理矣動於不善則無有於善而萬事皆非矣是故競競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必使幾之在我者無一髮之私無毫釐之差是雖紛紜輻輳萬有不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天工人代之意合內外而一之也

益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錄曰有天則有地地附乎天者也有君則有臣臣依乎君者也天一氣而已至於生生之所以著物物之所以繁天者喬者飛者潛者峙而載者振而流者周徧廣濶磅礴深厚無乎不至皆地之功也君一人而已至於朝廷之所以正萬國之所以匡用人行政安上治民上而三光下而群生外而四夷遠而八荒莫不咸宜皆臣之功也此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虞廷

陳謨首發臣哉鄰哉之旨且反覆申重極其咏嘆為人上者所當涵泳而弗失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錄曰自股肱耳目之義著而後元首腹心益見其可親非但理之當然亦勢之必然也今夫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耳目不明則

不成人人之一身可缺一乎必若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外有耳目之德內有聰明之
實而後能戴天履地而為人苟無是則一
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惟君也亦是
故有股肱然後能翼然後能為有耳目然

府四

四

後能明然後能聽而周身之用全故治天
下可運之掌也然其義在於自明其德詩
不云乎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
以無倍無卿嗚呼其知慎哉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錄曰面從豈為臣之得已哉設若刀鋸在前鼎鑊在後猶之可也然且決術於立談之頃逢君於指顧之間惟知其言而莫予違而不顧理之可否事之得失吁一至此也後言豈人君之樂從哉或者因人轉移隨事納約猶之可也然且要結於私交之際指釁於庭論之間甚者拾已往之緒餘證在已之曲說吁一至此也蓋由為君者不尊弼直之義為臣者不敬臣鄰之職而爾汝之間偏聽獨任豈知朝廷者衆人之

朝廷天下者天下之天下矣以一人之向背而决萬事之是非乎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

府四

五

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錄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者大廷之上百官之前批逆鱗犯忌諱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也戒哉儆戒無虞者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君在前拂士在後所

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四夷之來
王不曰兵堅甲利而曰任賢去邪一志齊
慮益之志可以見矣其來有苗之格而動
天心之屈豈偶然之故哉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錄曰堯舜禹但言執中而不言立賢蓋唐
虞之際有八元八愷九官十二牧濟濟相
讓克滿于廷湯之時聿求元聖而且五就
湯五就桀苟非三使往聘烏能幡然而起
此推位讓國與推亡固存之所由異而反

之以至於聖與精一以致其中者同是一
軌也歟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同力又曰眷求一德
俾作神主

錄曰此可見相道之隆重而湯之自任亦
不可誣也不徒曰聖而曰元聖不徒曰德
而曰一德蓋與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曰與之同力
俾作神主豈若後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則於君道亦尋常卑近而已

無恠乎其自聖也

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之乎孟子曰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

府四

六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畝
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
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田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
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
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錄曰四岳之舉而猶歷試諸艱者堯非得
已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舜可
禪乎吾茲試矣三聘之及而猶囂囂自得

者尹非不恭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
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為也此三聘之禮誠哉人主之高致帝王
之盛節如是而猶有割烹要湯之譏出處
之際可不慎哉

府四

七

又曰尹何以樂堯舜之道耶堯舜之道性
分所固有奚吾而存奚人而亡人惟不自
重也於貧賤戚戚焉貧賤而已耳飯糗茹
草何物乎於富貴汲汲焉富貴而已耳木
石鹿豕何事乎是故莫大於精一執中而

非義非道辨之何精莫難於有天下而不
與而一介千駟守之何固莫急於存心天
下而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視之何親
莫先於加志窮民而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任之何切是豈虛談假設以欺世盜名哉
厥後孟夫子庶幾任之其曰人知之亦囂
囂人不知亦囂囂即三辭往聘之心也曰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即天下弗視之心也
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非予而誰
之心也曰得志澤加于民達則無善天下

即自任之重之心也柰何戰國之不三代
惠宣之不成湯祇見三宿出書而未聞三
聘入疆也可慨夫

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

雨

錄曰礪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舟者濟
險舉難利涉大川也霖者諫行言聽膏澤
下於民也是三者相之道也然亦有若金
而變革者有若丹而晉溺者有若旱而共

焚者故人君苟得其相則何事不濟苟不
得其相則豈惟瞑眩厥疾終膏盲吾憂矣
豈惟自傷厥足終袒裼吾懼矣此錄之深
意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府四

八

錄曰木從繩者規矩方圓之至也后從諫
者聖人人倫之至也三代守成之主克即
負荷不墜厥緒端賴於此唐之太宗嘗舉
以訓太子庶幾可與言者他日又曰木心
不正脉理皆邪嗚呼斯木也其諸異乎從

繩之木也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錄曰孔子之稱文王蓋有見於贊易也乾為天為君為上為冠為首坤為地為臣為

下為履為足臣之不可加於君猶地之不可加於天下之不可加於上履之不可加於冠足之不可加於首皆聖人贊易之義也雖曰天與之人歸之吾寧含章焉吾寧履霜焉此其立心之含弘處已之光大御

物之貞順德福之無疆果何所紀極何所
限量乎故不惟曰德而曰至德史稱西伯
陰行善者可不待難而自釋矣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
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府四

九

錄曰愚觀夷齊之諫至今凜凜猶有生氣
然卒不能已於伐紂之師則義士之言果
安用乎曰非也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
之所以不死皆以人之一言立於天地之
間也夫苟興周矣苟勝殷矣不期而會矣

上帝臨汝矣然而天尊地卑之誼實在也
於此而無片言及之乾之策不幾於息君
之分不幾於亡乎故不得已而爭之爭非
能止殷之亡所以存殷之心亦非能遏周
之興所以扶周之理也豈非天地間不可
泯沒不可斷盡之元氣歟或以為匹夫不
可奪志其君之所許夷齊之所不許則其
道狹矣

武成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錄曰泰誓既以作民父母陣於前武成復以作之君師陳於後言何復歟曰非也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由前之言仁則能盡夫義由後之言義所以行夫仁也是故非天子不敦典庸禮不命德討罪受既為天子矣乃反而力行無度昏棄厥祀則典禮何在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則命討何在於此而不得克相者以寵綏之則天地之聰息而萬物之靈蔑矣此天地之大義待君師而後行世微武王則一日不可治

一事不可理一步不可安一夫不可能苟
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則厥罪惟均又安能
保其無越志乎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
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府四

十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錄曰此勝殷之始其施為氣象於湯而有
光也夫商政之舊即周政之新者也箕子
傳道所在不可一日無商容禮法所存不
可一日廢比干直道所係不可一日誣百

姓天心所向不可一日踈散財非私恩也
所以富天下也大賚非博施也所以富善
人也此所以萬姓而悅服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錄曰此造周之終其施為氣象視古為無
忝也夫皇極之敷言即此篇之本末也既
富方穀則爵土不可玩近天子之光則賢
能不可虛錫厥庶民則五教不可輕入政

厚生則民食不可後敦明信義王道蕩蕩也崇德報功王道平平也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府四

十一

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二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
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
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
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
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錄曰此成王所得於周公之論道而為萬
世不刊之令典也夫周官之書三公六卿
而一言蔽之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之
建各屬三百有六十而一言蔽之曰不惟

其官惟其人公之意可以見矣而何以學
周禮者之紛紜而不一也夫公之所建者
制也所周者意也玩其制師其意斯可矣
按其駿索其斑非善學者之意此錄止及
於周官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佐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
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
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推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錄曰此所謂不惟其官惟其人也夫官虛
器也人實用也所謂惟其人者則必幼而

府四

十二

學之壯而行之此造士之標準也其進于
是則必功崇業廣不驕不侈作德日休居
寵思危此大臣之體段也至於推賢讓能
舉能其官則是官之職治永永而無斃矣
是道也惟周公信能任之惟成王信能行

之後世有作不可尚矣

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

錄曰謂之柄者所秉執以起事王者御九有而齊之於手也謂之馭者所操縱以致遠王者驅一世而內之於善也天無福善禍淫不能使人畏君無賞善罰惡不能使人服其畏者非其所愛者也其服者非其

所私者也王天王也官天官也天無私覆
聖人豈有私好哉無私好亦無私惡是故
爵必稱其德祿必稱其功置必當其賢生
必當其勞隨物付之非我所由也予必當
其善奪必當其罪廢必稱其辜誅必切其
過人自求之非已所干也故能不勞餘力
而振起九有不廢精神而馳驅一世若乃
爵之祿之隨其所好當廢當奪私其所憎
則是亂本而非操柄也朽索而非六馱也
本以詔王而反以速禍將安所用於天官

乎此宰天下之第一義不可以不知也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
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
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
刑八曰亂民之刑

錄曰八刑而必及於造言亂民者夫言必
及義非所謂之造也惟夫讒佞邪慝之徒
人所公是也而非之人人所公非也而是之
而人之好為不義者入之而難解則天下
被其害矣詩所謂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者

也行而有常非所謂亂也惟夫行險僥倖
之輩蔑棄綱常以圖非望之及悖亂物則
以速稱心之謀而民之善為虺蜴者從之
而莫痊則率土罹其禍矣詩所謂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者也此上世之所必誅也

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
至死方喪三年

錄曰君何以必有犯乎蓋君之一心萬幾
攸萃恩可以造人之命威可以制人之生
進可以措天下於安退可以置天下於危

不得已而有言乃死生安危所係故謂之
犯也臣何以必有方乎蓋臣之從君死生
所以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事雖至廣而
力則難干故大不可以侵小下不可以侵
上不得已各司其事乃言凶榮辱所關故

府四

十四

謂之方也夫左右者職也無隱者心也以
有方對無隱職雖各異而犯則相同然則
自諉無官守無言責與繩人以出位皆非
也豈服勤之道哉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
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
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饗

國五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
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九年其
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
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

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府四

十五

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饗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
胥譸張為幻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
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錄曰此周公告成王第一義也夫天下至
鄙者莫如稼穡至勞亦莫如之而至益于
民亦莫如之及其至也躬稼而有天下則
至仁亦莫如之此天命去留之本人心向

背之源壽命脩短之根德福廣狹之驗自
祖宗來積功累仁千有餘年未始一日忽
忘之也然或不知小民之情則亦非迪哲
之道盖好逸者民之常情也又必胥訓告
胥教誨略其怨詈詛祝之愚而惟反已自

責則無逸之德通乎上下豈惟成王所當
監哉後賢後王莫不然也豈惟後賢後王
萬世君臣亦莫不然故各以嗚呼發之所
以深致其嘆息興起之意云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

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詠以教之其
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鬻發二之
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
之日舉趾同我歸子盥彼南畝田畯至喜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
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
祁女心傷悲治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
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
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

月隕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絜于公五
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
鼠塞向瑾戶嗟我歸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
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
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
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
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氷冲
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漵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
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錄曰此詩與無逸相表裏觀其一字一義

府四

十七

小民知之君子亦知之及其至也聖人有
所未盡真經天緯地之文徹上徹下之語
且不以直陳於前而使人諷詠於其側賢
於法語之言美夫歌詠所以養其性情以
王之幼冲血氣尚未定也而瞽矇奉之則

宮人私侍遠矣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而
朝夕陳之則盤樂怠傲蔑矣此古之詔王
者不必遠其聲色而聲色自遠不必絕其
遊畋而遊畋自絕不必輟洗止輦而自不
覺其入之深不必犯顏諫諍而自不覺其
聽之熟三伐守成之令主豈易得哉

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
而作此以為戒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
君子來游來歌以矢以音伴奭爾游矣優游
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既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
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今聞今望豈弟君子四

方為網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
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
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葦葦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

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錄曰尚論古人惓惓忠愛其君至于周成
茂以加矣然觀其所以為戒者一則卷阿
可樂之地飄風可樂之景二則因歌為戒

府四

十八

非有絕切之意矢詩不多非有急迫之言
先之以歆動之私終之以太平之瑞此古
之聖賢言不廢而道相成使其君聽之自
然優游厭飫而不覺其心契之深者嗚呼
心契而言可忘矣其於儼戒乎何有

弘道終



